

烏菲齊大師自畫像

近日，「烏菲齊大師自畫像大展」在上海外灘東一美術館揭幕。來自意大利佛羅倫斯烏菲齊美術館的五十位中外藝術大師的藝術真跡齊聚申城，其中最著名的《拉斐爾自畫像》是首次在上海亮相。

圖為展出的《拉斐爾自畫像》。

中新社

市井萬象



喜 謊

有一年，我身體裏長了個瘤，需要做手術，妹妹找了醫院的同學主刀，所以我接她一起去。當時父母住在妹妹家，父親見狀疑惑，便問原由，我隨口說去做個手術，明天就回來。第二天聽母親說，父親一夜沒睡，也不說話，只是不停翻身。我這才意識到事態嚴重，忙解釋說是個小手術，說得比紙片還輕。父親將信將疑。即使他完全相信，又能如何？那個痛苦的不眠之夜，已經無法修改。



人生在線

姚文冬

有時候，實話實說也是一種錯誤。後來，我又陸續做過三次小手術，每次都瞞着父母。至今他們都以為我身體很棒，當叮囑我要注意身體時，我總是說，我每天堅持跑步，吃喝節制，睡眠很好，每年體檢指標都很正常。他們聽得很高興。而我有個同事，他只是血糖偏高，體檢後竟對母親說再高一點就是糖尿病了。就這一句話，使她母親憂心忡忡，有次見到我，跟我問細情，糖尿病是不是沒法治？我才知道他把老人嚇得不輕，像他這種情況，稍微注意飲食即可。

我有過教訓，於是養成了報喜不報憂的習慣，我覺得，善意的「喜謊」，是送給父母最好的精神禮物。去年兒子遭遇挫折，在當時看，簡直就是過不去的難關。中秋回家，我特意叮囑他不要跟爺爺奶奶講實情，如果他們問，也要輕描淡寫，或者乾脆編一個自然、合理的謊。因為兩位老人對他的挫折似有察覺。兒子不解，撒一個謊要用一百個謊來圓，為什麼不實話實說？我說誠實沒錯，但也要分人、分事、分時。你這個事，我能幫上忙，所以你應該告訴我，而爺爺奶奶老了，他們無能為力，只會徒增煩憂。渡過難關需要一個努力的過程，這個過程自己把痛苦承擔就行了，對他們實話實說，那麼這個過程就成了他們煎熬的過程。為什麼不等有了好結果再說，或者在沒有結果之前，提前編一個「喜謊」呢？

兒子恍然大悟。於是在飯桌上表現異常「興奮」，不但巧妙迴避了老人的疑慮，反而主動出擊，說他將要晉升了，現在已是後備人選。他還掏出手機，找出一張父母幾乎看不清、看不懂的表格，說這是他最近的考核成績，全公司第三名。這圖表彷彿實證，眼花的二老不用看就知道假不了。我發現，母親臉上樂開了花，父親端起酒盅，嘴裏發出「滋」一聲响。後來，兒子不但堅強度過難關，還真把那個晉升的「喜謊」兌現了。

父母老了，對子女的不順、磨難、痛苦，都會放大了看。毫不誇張地說，子女生活中的每一場毛毛雨，落在父母心裏，都是一片驚濤駭浪。我們小時候，他們正年輕，是我們的靠山、導師，為了鼓勵我們，他們常常把困難、痛苦看得很小，因為他們有能力承受、分擔。所以，當他們老去，我們的不幸，讓他們知道的越少，他們的幸福度或會越高。「喜謊」是開在我們傷口上的花朵，卻是父母眼中的錦綉。

齊白石的「飯局」

（上）

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近花甲之年的齊白石，似乎已經受夠了長久以來，碌碌無為，又四處漂泊的窘困生活。於是，在某個夜晚，痛定思痛後，白石翁決定背井離鄉，從湖南湘潭來到北京，誓要闖出一番名堂。只不過，偌大的四九城，還並未準備好迎接這位「鄉音」濃重的「北漂」老者。

初來乍到的齊白石，儘管「朝則握筆把刀，目不暇給」，然而舉目無親、無人賞識的境遇，為生計發愁，為前途憂心的「迷茫」，沒有絲毫轉變。北京繁榮的畫壇、印壇，宛如汪洋大海，一個曾是木匠，繪畫不錯、篆刻也行的「籍籍無名之輩」，自然是激不起什麼浪花。

對於「帝都」而言，這是片從不缺乏「才子」的土地，被淹沒於歷史長河的「懷才不遇」的讀書人，並不見得比城牆上的「青磚」少。「惟夜不安眠，百感交集。誰使垂暮之年，父母妻孥別離，親戚朋友不得相見？」齊白石在「苦苦」等待著屬於自己的「知音」。

第一個命運轉折點，源自於陳師曾的「慧眼獨具」與「推介」。陳師曾是藝林巨擘，所作文氣十足，梁啟超讚其是「中國現代美術第一人」。其祖父陳寶箴是「維新變法」的實權派人物，曾任湖南巡撫。父親陳三立，也是極



如是我見

尹 晝

作為一名美食愛好者，袁枚的《隨園食單》是必讀書目。乾隆才子袁枚，仕途不順，於不惑之齡放棄官職，在南京小倉山買下隋氏廢園，改名「隨園」。《隨園食單》即是在隨園裏寫的一本與「吃」有關的小冊子。

小冊子是用文言文寫就的。當下社會裏，不知還有多少人能靜心讀一讀文言文？我也非耐心之人，好在，書中的每一段落都寫得極短，內容又關乎吃，讀來便不費功夫，放於枕旁，睡前翻幾頁，晨起再翻幾頁，時光靜悄悄滑過。

讀古文，比較有意思的一點，是可以學到不少新詞。比如



君子玉言

小 杏

上周又逢中秋節。中國傳統節日多與農事有關，並且充滿詩意。僅僅一個月亮，寫盡民族的浪漫。古往今來詩詞名家無一不曾吟誦月色，以月寄情的佳句不可勝數。

李白「舉杯邀明月，對影成三人」，杜甫「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盡述感懷之情。張九齡「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蘇軾「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更為今人常引作中秋祝福語。王維「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辛棄疾「明月別枝驚鵲，清風半夜鳴蟬」，描寫禪意田園都不忘捎帶月亮。

月亮在中國文化裏被注滿了美意，所寄託的情感也是團圓、思念、懷想。

今年的中秋節，朋友圈的祝福似乎格外多，彼此問候也格外多。一幅全家老少十幾口人團圓賞月的《中秋快樂》表情圖，幾個群在發，未以為意。直到一位朋友感嘆「上一次能這麼一大家子在一起其樂融融還不用戴口罩的時候，彷彿已經非常久遠」，一下子點燃了大家的共鳴。好友侃侃也發了一幅姐妹合影，屈指一算已是四五年前的事了，如今大家北京、上海、香港天各一方，只能遙相祝福了。

疫情之下，兩三小時的行程變成了千山萬水。千山萬水的距離，則成了可望不可及的天路。登月飛天已非難事，孤獨的嫦娥已不再寂寞，而人間素來尋常易事的闔家團圓，眼下堪比千年嫦娥更加望眼欲穿。疫情帶來的倫常情感的各種遺憾，成了心靈之傷，其痛

日食與耳餐

第二輯「戒單」裏，有一篇叫做《戒耳餐》，還有一篇叫做《戒目食》。什麼是耳餐？什麼是目食？讀後才知，耳餐是指聽來的菜，通俗點講，就是傳說中的菜。目食呢，是指菜量多，一桌子滿滿丁丁，放眼看去，全是菜。量多必夾雜劣質，袁枚的所謂戒目食，意思就是求質不求量。

從第三輯「海鮮單」開始，袁枚開始了菜譜式寫作。關於這點，汪曾祺曾嗤之以鼻：「袁子才（袁枚字子才）這個人我不喜歡，他的《食單》好些菜的做法是聽來的，他自己並不會做菜。」吃貨汪曾祺嫌棄偽吃貨袁枚是可以理解的，因為汪曾祺親自下廚，而袁枚不下廚。美食這塊，實幹派絕對勝過理論派。不過，我是連偽吃貨的級別也夠不上的，所以，我當然沒有資格嫌棄袁枚。相反，他的花樣菜譜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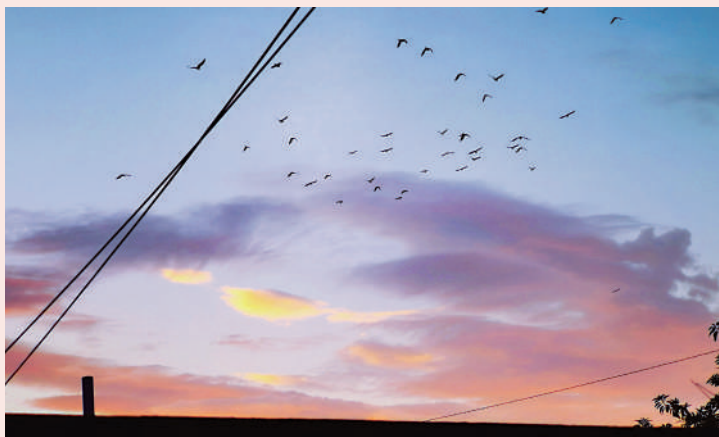
是把我給結結實實唬住了。舉個例子，《隨園食單》第五輯寫的都是和豬相關的菜，從豬頭、豬蹄的吃法寫起，到各種豬肉的做法：粉蒸肉、芙蓉肉、荔枝肉、八寶肉圓……我數了一下，竟有四十多種吃法，很多菜名聞所未聞，所以怎能不被他唬住呢？

又例如，第七輯「羽族單」主要寫的是和雞有關的菜，生泡雞、焦雞、捶雞、野雞五法……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寫不出的。

袁子才自言生平有九大愛好，「吃飯」排在第一位。對此說法，我持完全相信態度。畢竟，若非有遠甚於他人的濃厚興趣，是寫不出此書的。不論他的「道聽途說」是否有根有據，我相信他一定是花了十足的氣力去打聽，去記錄，去做成了這一件事，從本書的目錄便可窺一斑，

類別完整，涵括菜、飯、茶、酒等；食材品種多樣化，連「水族」都分了「有鱗」及「無鱗」兩類，最起碼可供如今的美食家及美食作家做參考書之用。另一方面，無論哪個朝代，都會出現新奇的美食，像袁枚這樣的記載，不失為一種有意義的歷史紀錄。缺此記載，失傳的古代美食我們就再也無從得知。從這點來說，袁枚的《隨園食單》是有閱讀及收藏價值的。而寫出了一本流芳百世的書，袁子才確實也擔得上袁才子之名。

月圓團圓



▲歸鳥排着隊追晚霞而去。

作者供圖

楚越來越大於疫情本身，對團圓相守的期待也越來越高過一切。

中秋之月，已不在於欣賞，或者已無心欣賞，它所寄託的團圓之意，成了唯一的主題。原以為風花雪月才是景，到頭來柴米油鹽皆是詩。原以為詩意在遠方，現如今家人團坐的炊煙更治癒。

李健的一首《異鄉人》，觸發了無數人的淚腺：

「披星戴月地奔波

只為一扇窗

當你迷失在路上

能夠看見那燈光

不知不覺把他鄉

當作了故鄉

只是偶爾難過時

不經意遙望遠方

曾經的鄉音

悄悄地隱藏

說不出的諾言

一直放心上

有許多時候

眼淚就要流

那扇窗是讓我堅強的理由

……

近在眼前的繁華

多少人着迷

當你走近才發現

遠過故鄉的距離

不知不覺把他鄉

當作了故鄉

故鄉卻已成他鄉

偶爾你才敢回望

曾經的坎坷

現在不用講

異鄉的人有着相同的惆悵

有許多時候

眼淚就要流

那扇窗是讓我堅強的理由

小小的門口

還有她的溫柔

給我溫暖

陪伴我左右

陪伴我左右

就在這時候
眼淚已經流
那扇窗依然明亮
為我守候
看過了多少海市蜃樓
讓我回到
小小的門口
給我溫暖
陪伴我左右
……

發現妹妹也在點讚者當中。去國經年，雖已入鄉隨俗，誰知思鄉念親還會悄悄隱藏在一首歌的背後，隨中秋明月浮現。多少離人，每逢佳節，忽有故人心上過，回首山河已是秋。百般滋味，只賦一段旋律一把結他。

東八時區中秋節的白天，明月還未升起。太平洋時區還掛着昨天的夜空，時不同步，但月色解人意。一輪明月豐盈皎潔，還有雲麟相伴，樹影半遮，廊簷相襯，習習夜風。滿月果餅，一茶兩貓，人事景物俱全，堪稱圓滿。

曾經被林清玄的一句話打動，「生活實在太忙了，平常抽不出時間看天色，中秋幾乎成為唯一看天空的日子」。可是，每年十二次月圓，有多少是留給了團圓呢？我們品嚐月餅的時候，又咀嚼了多少思

念？非常時期，良辰美景，又待何時呢？

經歷了整整十天罕見的高達四十二攝氏度的秋日酷熱，中秋日後，天氣回歸正常，晨晚清涼，午間晴熱。雲朵早起就漫天飛舞，躍躍欲試，至傍晚，果成霓裳羽衣。Starbird Park長滿打籃球的少年，頭頂歸鳥聲聲，排着隊追晚霞而去。

無需月色相襯，還有Monte Bello Preserve森林高大，芒草如金。Laguna Beach風情宜人，像極了香港的石澳，免費觀光電車與叮叮車有得一拚。各種各樣的多肉長滿海灘邊，當做街邊綠化，曬着渴着，可是又會開花又壯實。想起自己小心翼翼伺候還養不好，果然植物也是有靈性的，故土養成的天性，任何精緻的異地他鄉都難以改變。San Luis Obispo小鎮，午後紅傘下的南歐風情小館安靜而慵懶……美景已不重要，重要的是良辰，只要團聚，每個時刻都是良辰。只是，每個時辰都太寶貴了，寶貴得讓人捨不得一分一秒，讓人想流淚。

願世間所有的團圓，都不必跋山涉水相見；願世間所有跋山涉水的相見，皆不負所思所願。

字，紛至沓來。清冷的寓所，終於開始熱鬧，苦於酬應的齊白石每日繪畫，亦是「一身畫債終難了，晨起揮毫夜睡遲。」

在陳師曾的建議下，齊白石又開始「衰年變法」，從冷逸的「雪個畫風」轉為「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的大寫意。齊白石回憶錄裏，亦曾言：「余作畫數十年，未稱己意，從此決定大變，不欲人知，即餓死京華，公等勿憐，乃余或可自問快心時也。」

然而，一場「意外」導致齊白石的「逆襲」，險成「曇花一現」。一九二三年九月，陳師曾因病突然去世。這位齊白石「貴人」的「不幸」，也醞釀着白石翁「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曲折。原來這時候的齊白石仍未徹底站穩腳跟，更有人認為其不過是「投機取巧，野狐參禪」而已，至於被主流認可，成為畫壇巨擘，則更是為時尚早。

時間到了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這一年，第四次「中日聯合繪畫展覽」即將開始，畫壇中則頻繁流傳着一句在翁的經典酸語「北方有人學我皮毛，竟成大名」。備受苦擾的齊白石，除了此前所刻「老夫也在皮毛類」，默默回應「皮毛說」外，「中日聯合畫展」自然是最佳「筆墨戰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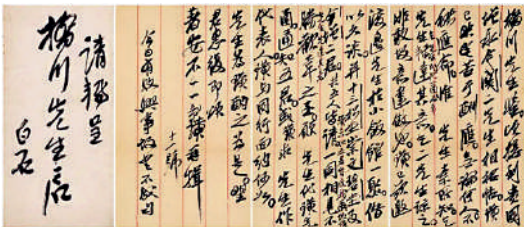
這是齊白石「夢想」實現的出發點，意義

之重，不言而喻。而籌劃展覽的渡邊長畝、正木直彥、田邊碧堂等人，則是繼陳師曾之後，齊白石成長為「巨擘」最為重要的「推手」。

在齊白石致橋川時雄的《招飲帖》中，亦可見齊白石「逐夢」的迫切渴望，此帖是市場所見白石翁畫書生涯最大轉折點的重要見證，亦是筆者迄今所見齊白石唯一的「招飲」內容，帖中所涉及者，皆是近代中日美術交流的代表人物，與其默默無聞至大紅大紫，均息息相關，可謂近代中日美術交流的極好補充。同時，此《招飲帖》也是齊白石信札中，少見與其他信札內容，可脗合印證者，更顯其珍。

《招飲帖》中，齊白石言及因「苦於酬應」，對於他人邀約，「無論何人，不能應命」。同時，其又請橋川時雄出面為其邀請渡邊長畝、正木直彥、田邊碧堂、今關天彭等人「小飯館一聚，藉以久談」。

彼時，齊白石並未執畫壇牛耳，擔心眾人不赴約，故其又請橋川時雄代為致信，表達其盛意，並說「不勝歡幸之至」。言辭間「願先生代瑣先函，通知五君」、「或瑣求先生作代表人，瑣與同行面約何如」、「先生為瑣酌之為是。望君惠復」等，則是再三懇請，希望能與諸君小聚面談。



▲齊白石致橋川時雄《招飲帖》，一通三頁（附封）。

作者供圖

富盛名的「大詩人」，其弟陳寅恪亦是「史學大家」。

一九二二年，陳師曾告知齊白石，日本著名畫家渡邊長畝、荒木十畝來信，請其參加東京府廳工藝館的「中日聯合繪畫展覽」。藉此機緣，齊白石的畫作亦被陳師曾特意攜至展覽售賣。原本「無人問津」的齊白石畫作，潤格不過一二銀元，在日本竟被搶購一空，二尺山水，價格達二百五十銀元，甚至高於「早已成名」的吳昌碩、陳師曾。

面對此「天壤之別」，齊白石不禁慨嘆「點點胭脂作杏花，百金尺紙爭夸。平生差殺傳名姓，海國都知老畫家。」俗語言「牆外開花牆內香」，一時間，琉璃廠的「古董商人」、「畫販」，京城的「權貴」等，求畫購